

永樂大典

卷七千三百二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九

十八陽

郎

詩文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送程總郎序 情之有欣戚多失其正矣而夫私休之也私克於理理徹於思理之思奚其夫余仕于房房窮山也九華伯適帥襄陽捨公無執何者戊午孟春之中游客以公移奉使淮東告聞之屏營不憚久之乃大尉喜且自咎僕於公受察者顧客我且振拂我且詩盟文社伯仲我一旦為吳楚之間能無戚然然公天下士當為天下用借五細於外猶未為得其所今京口園北門控制淮江臺軍雲屯盡護諸將宜得博碩通敏之士君相舉而界之公意其在指呼豪傑珍垂覽之馳膚報有指之故疆歸為丹地黃閣之遊均福四方端自今日始與其私惠於一隅孰若兼濟於遠邇于是之思故余欣然於心然則欣然戚然之情得其正若夫之不待辨已戚然者私而欣然者公私者計一已公者本天下理然也雖然公和我甚深于其出處顯晦憐我甚至繼此借筋之使聚米之餘玉立上前舜都阜讓將曰臣有容惟老矣外憚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二十九

一

而中甚使其文筆窺兩都其論事如嚴徐其思窮自重踞風整之於苑人日以楚狂臣知非酒徒君相有未知爾其肯使之侶漁樵死泥塗乎至此則我之所以利賴者何如也其欣然者又將不贊于其宿春以須公行有日因道其戚且欣不齋齋之者為天下賀為公道耐而為送公序元何中學集送吳省郎序 元受景命除天所覆帝王之所未嘗統一者莫不港恩洽靈至德融暢然而地大以邀故必分建省藩鎮真柔馭雁臣願輔節鉞交炳密和天輝丕翊皇綱其宏規遠模絕出漢唐者其勢然也是以下而掾屬亦必其可與經體贊元者然後辟置夫豈徒若石洪溢造區區從事兼濟河陽者哉上饒吳肯堂學檢而才高嘗歷校官踐帥幕地薄領茲邑始至健決事吏民罷服遂究民瘼次第力請于上官以為邑人悠久之利將成而陞華省閣今嚴期迫浩不可留邑之毫倪以史君既去為憂皆相顧歎息嗚呼孰知史君之位愈高其所及者愈遠而茲邑固在其間也若曼且歎果何為哉於是和率為歌詩以饒史君之行以繫邑人之思云廬江河中之辭曰秋風冽冽兮秋雲稀佳期倏而至兮征馬頓嘶結桂枝以為芳兮覽芙蓉以為秀嗟余溪之清且淺兮寧不可以回君之首太微兮郎星扇皇風兮揚天明槐陰退食兮高堂燕喜儼西山其蒼蒼兮倚江流

而長峙縉紳淵源余日華賀湖廣陳總郎劉 竊以向春之末迎夏之陽
共惟 六增星輝百城風珠穹示賢臺台候起居萬福未謹熏枝具疏
赫仰干靈度伏旬熏慈原有未仰惟問氣所鍾與運所關清明在躬大極
合德寒燠燥濕之變曷能使冠視履致祥勿問元吉然屬隸愛助不能自
已敢更以勺邊瓊瑄申衛七箇卷卷為替御者請其共審妙東淵衷肅將
隆指方觀風而問俗爰消日以建臺九隸按澄率增并蹈其分符江介託
蔭方新東縛官常未由進拜輒控悃幅率課駢僂弄斧班門岩電是漬惟
是言詞拙澁不足歌頌感美之萬一切幸矜念其恭以 未官學古而淵深
通今而敏劬蚤結隆眷爰為才衡內而樞屬星郎外而虎符龍節聲名事
業炳如丹青必待駕空談而枚數之則所以事門下者抑薄矣善乎歐陽
子之頌韓公曰惟德被生民功施社稷以維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
士亦以此望公也後之能擺落時好而以歐陽子之頌韓公者望其人亦
庶乎知言矣未佞請自隗始 未嘗謂世之極賤甚愚無若奴隸至於
青天白日則曉然皆知其清明矧冠負屨方隨牒南北于今有年矣當代
有名公鉅卿以正學振斯文以清猷結主眷用舍進退不以一毫介乎其
心若門下之超卓乎薦紳間者又宜直天日之清明而已哉未雖愚安肯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三十九

二

自處於奴隸後 未鈔蔡晚生自知甚白胃味乘障實不自量雖天陝幸
宿世有遺遂獲仰承慶雲光覆循頂及踵顧奚適而非感荷者尋易大不
及斗費刀則百他州未效官云始適值歲歲若不可一朝以居某塞磨
鈍悶勉風夜所幸兵民相安牒訴滋簡上供送使僅免闕違課虛責有偶
逃吏誹悅時愒日閱月十周策技已窮思不勝任門下風雷通刺是郎遺
愛依然與念舊游嘉善而矜不能曲垂覆護庶幾末路不陷于危未帥尚
陳誠罪當萬生 未進越皇恐頓首端拜申敬瀛反珠斗聯珠之眷並惟
天昨獲瑕載燕載寧天堊恐有駟冊事什願奉判誨毋敢不共 回前四
川劉總郎 伏以素商閨序金風兆涼共惟某官對越清渥問望益昭堪
與孚佑台候動止萬福未備瞻道誼圭齋要周如日星之麗天可望而不
可近尊仰真切樹存鑒寐向貢罕尺控謝隆施塵冗全集缺於副詞第切
愧慙猶恃融察敢意謙挹復枉華緘五雲流光輝映心目琅誦欣陽感悚
交懷恭審顯膺異渥榮復穹階舊物青槐從天而下清名峻節逐日以新
成命一敷善類交慶仰惟某官剛直之氣塞乎宇宙忠嘉之論商于冕旒
休聲丕績中外騰誦翩然去國亦復許時頃遭變之異常即奉身而詢
上方一新聖化旁求哲人眾正彙任一賢猶遠必有誦周南之滯者休哉

永樂大典

卷七三二九

鼎來頓起裝以瑛某過家儀章之况英詞俊語厥味為永口誦可聽當暑
 脩然自惟何人不得當也已傳副墨衍襲榮歲拜賜侈矣薄運泉報屬抱
 積刺不如來施之屋矯首英躔木筮磨對伏義駭春兩闌調和六氣珍視
 菌之趣拜然綸晉儀禁林神宥均祝台闕華集共想珠聯璧合履此清秋
 自天墮社中錫無疆日遺有所委策切願粟承 賀湖廣陳總郎啓 伏
 審肅奉芝函載馳華傳輝光即宿歌杜陵寓直之秋指示使呈對李帥仰
 瞻之夕耄倪翹首巡覽屬心共惟某官氣塞堪堪與學該流畧措諸事業妙
 三五六經之傳作為文章羅二十八宿之秀出入海膺於妙東操修遠邁
 於古人駕序駕行偏儀清切龍英虎節遠有皇華果分職於地官再時糧
 於天整左洞庭右彭蠡跨湖湘形勢之雄東夏口西武昌覽吳魏興亡之
 迹方整神兵而滅虜正在總鉤之得人謂師律不嚴則下無戰心備軍儲
 不給則士有飢色三十鐘而致一石董驪駕之將輸百萬師而費千金裕
 棘門之供億人誦新除之丹詔上還舊物之青氈攷諸已試之方偉哉有
 用之學閩中糧不絕于道楚煩今日之幹旋制下士相資於朝行看異時
 之勲業未孔懷斗仰為幸呈臨身雖阻於分符神預馳於掃箠大賢容衆
 門未遂於登龍小紙為書履光馳於賀燕悽懷所暨歡喜莫殫宋劉漫塘

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九

三

某賀韓守除總郎啓 吳頭楚尾謀三年保障之功江表淮端總四道營
 屯之鉤使星所照郎宿交輝綸時初頒播神相賀某官英姿霽月爽氣澄
 秋明足以察而纖翳弗容身足以決而萬牛莫挽有如適日深念疲氓平
 斗斛以受輸已盡持積年之弊揮翰墨以垂訓吏曲為後日之防汎觀識
 慮之深長想見彌綸之密勿惟兵食之重計闡廟廟之深憂親來飛蜀小
 試幹旋之妙誓筆持索即歸獻納之班未幸以衰年及於寬政結草圖報
 敢自後於邦人計鞅留行帳莫趨於道左聊憑尺素以寫寸丹梁何遜集
 石頭荅庾郎詩 高樹蔭樓密細草綠成被黃鸝隱葉飛蛺蝶紫空戲陰
 岑自商悅窈窕予早寄想知阻禁闌何由從簡易 野夕舍孫權郎詩
 山中氣色滿墟上生烟露壺壺呈出雲啾啾雀隱樹虛館無賓客幽居乏
 權越思君意不窮長如流水注沈約詩某舍何郎詩 歡感遶來事聚歡
 居常理執為勝扶漆忽作狂離天形影一東西山川俄表裏執手涉梁上
 悲心萬端起方興兒女泣及此流潮水明月津龍女詩贈何郎 坐火風
 吹練綺寒九天月照水精盤不思却逐沉潛去為惜春光一夜歡 留別
 何郎 負妾當時寤寐求從茲粉面阻綢繆宮空月苦瑤雲斷寂寞巴江
 水自流唐李義山集任步郎詩 塞外虜塵飛頻年度積西死土隨玉切

辛苦向金微 韓冬郎二首 十歲歲詩走馬成冷灰殘燭動離情桐花
 萬里丹山路鶴鳳清於老鳳聲 劍橫風掃各芒辛別時冰雪到時春為
 憑何遜休聯句瘦盡東陽姓沈人鮑明遠詩吳興黃浦亭庾中郎別 風
 起洲渚寒雲上日無輝連山眇烟霧長波迥難依旅雁方南過浮客未西
 歸已經江海別復與親春遠奔景易有窮離袖安可揮歡腸為悲酌歌朕
 成泣衣温念終不渝藻志遠存追役人多牽滯顧路慙奮飛珠心附遠輪
 炯言歲佩章韋應物詩奉和張大夫戲示青山郎詩 天生逸世姿竹馬
 不曾騎覽卷冰將釋援毫露欲垂金貂傳載葉玉樹長新枝榮祿何妨早
 甘羅亦小兒歲時雜詠五月六日發石頭城步望前船示舍弟兼寄侯郎
 客子去淮陽蹉跎別夢長水關閑夜鏤露裊起展涼烟月期同賞風波
 忽異行隱沙曾撼樽轉瀨指遙播蒲葉錢刀綠筠筒楚粽香因書報思遠
 為我憶檀郎温庭筠詩蔡中郎詩 古墳零落野花春聞說中郎有後身
 今日愛才非昔日枉拋心力作詞人施肩吾詩望騎馬郎詩 碧蹄新壓
 步初成玉色郎君弄影行賺殺唱歌樓上女伊州誤作石州聲白居易長
 慶集聞揚十二新拜省郎遂以詩賀 文昌新入有光輝紫界宮牆白粉
 閣曉日鷄人傳漏箭春風侍女護朝衣雲飄歌句高難和鶴拂烟霄老憤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二十九

四

飛官職聲名俱入手近來詩客似君稀頃嘗有贈楊詩落句云不用更教
 詩通好打君官職是聲名今故云俱入手宋鄭獬郎溪集贈朱省郎詩
 蕭灑不羈性本自出塵埃棄去萬物累健翅天地回白髮朱省郎載業稱
 高才春風如故人昨日天涯來置酒畫堂晚勸我白玉杯調笑脫俗態高
 談若風雷歸來碧窓靜殘照寒徘徊豈知丈夫志力劈青雲開孤坐淚橫
 臆慷慨無良媒世事如轉蓬竟日千萬回捩翅凌赤霄欲拉高山推誰可
 料前途使我孤心衰元趙叔英松亭詩某寄省郎傳夢臣詩 經術淵源
 悉巨纖妙齡風采德才無椽曹黃閣惟三語名望青雲守一廉報國忠勤
 心翼翼接人平恕禮謙謙知君事業他年感萬寶輝光近具瞻劉仁本亦
 玄集寄許具瞻省郎 長松出古澗參天二十尺矯矯冰壺姿不為嚴寒
 易女蘿附其顛亦復借顏色一朝事斧斤剪伐由中直但願成棟梁女蘿
 不足惜山翁詩寄省郎張國陽 齊門不好瑟越俗不高冠君今欲藉古
 但傷知音難弄機月皎皎叩角夜漫漫寸心如連環中有長恨端珠玉本
 無趾桃李亦何言充君眼中物恐忘歡意關故人已鼎貴青雲駕飛鸞片
 鷗搶蓬蒿塊此兩翅翰山深紫芝老風烈石髓乾音塵日以遠何由寄加
 餐 國朝胡樗隱集重簡虞省郎兼寄劉仲修昆仲 賓鴻遙度塞雲高

交友無書思轉勞，想愛還鄉解魏闕。昔於避地託林華，紫薇春靜曾分幘。
白紵秋深未製袍，寂喜劉郎能好客。何時對菊泛香醪，龔數賦湖集東劉。
子瞻省郎詩，何處還堪一舉杯。城南風軟少塵埃，青山滿郭遊人醉。芳
草迎車使者來，村店野橋郊遠近。禪宮仙館路纒迴，落花隨意飄紅雨。飛
絮多情點綠苔，詩思謾因臨眺得。笑顏非為管絃開，琅峯曉日光如洗。靈
岫春雲雪作堆，樽榼每愁淹簿宦。昔我今喜有英才，棘門有樹鸞孤出。泮
水無芹採藻回，播燕留人渾不斷。杜鵑啼血莫相催，山中亦有桃千樹。何
必歸郎去後栽，我宋李復滴水集。李無玷自左正言出守永州，召為吏曹外
郎。尚阻叙舊先貽此詩。初伏青蒲拜皂囊，忽驅五馬下瀟湘。入承上闕
尚書牒，分掌中銓吏部郎。焚藁舊垣猶寂寞，拱樞列宿頓輝光。開歸未使
能傾倒，五日朝班得綴行。元季庭寓庵集用郭外郎韻。尋春重過曲江
東，爛熳繁華在眼中。寂寞此心誰會得，少年場上白頭翁。滔滔歲月逝
波東，往事迴思一夢中。自笑平生生喙三尺老，來翻作嘯喙翁。君才獨步
陝西東，筆落珠璣咳唾中。跋籠定難追逸驥，誇坡老和陶翁。細草曲
花滿水東，籃輿坐我畫圖中。歸來酌酒無佳句，良愧當年六一翁。歐陽已
到東西道，太守互與臨。酌酒花神，春衫貫酒盡樓東。朱碧紛紜醉眼中。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二十九

五

坡詩我醉初不知，但覺紅絲昨日暮。歌歸驢背穩，路人指笑是詩翁。夫此
題所通款不換如此。驕兒索飯泣門東，不信凝塵滿靴中。搜斷枯腸無
好語，生涯已似少陵翁。信有仙山碧海東，玉樓銀闕瑞烟中。為嫌上界
多官府，且向人間作醉翁。昔隨計吏走關東，屢入宣和禁苑中。陵谷變
遷今幾度，試憑銅狄問仙翁。丁年落筆賦河東，曾入鴻儒顧盼中。老去
布衣誰比數，黃塵憔悴一衰翁。千古繁華逐水東，銅駝埋沒棘叢中。傷
心欲問前朝事，不見連昌宮老翁。一壘舊隱浙丘東，十戈蓮峯指顧中。
早晚重尋遂初賦，危盃沽酒伴郵翁。春光淡蕩滿秦東，幸已拚形容
痛飲中。排悶新詩隨意掃，要將公案學涪翁。山谷詩排悶百新詩忘詩去
遠在。曉見旌旗出漢東，復聞烽火起煌中。欲知邊塞征人苦，請問新豐
折臂翁。北平恩招下山東，百萬人喜氣中一見昇。平死無限不羞扶
杖尾，田翁金鼓明年過浙東。江山行入版圖中，便宜條奏吾儕事。勿謂
無人繼伯翁。五雲明處日升東，豪傑都歸控馭中。為謝元和諸學士，莫
矜相業笑漁翁。寄郝紹先外郎詩。天暮西平雨露偏，賔僚妙選必英
賢。關中政仰蕭丞相，幕下仍登魯仲連。一視寒水展草檄，滿樓明月夜
遙快。須努力平過寇清史功名屬少年。送李敬夫外郎。淵源聖學用

永樂大典

卷七三二九

功深藉藉聲名藹士林決事但遵三尺法肥家寧顧四知金勞生笑我海
黃卷好士惟君是赤心寄語青雲舊知己幾時垂手援湮沉 送劉謀外
郎詩 少年錦帶佩吳鉤乍別庭闈作遠遊足馬飄零天一角歸心搖蕩
月三秋絲衣行遂寧親喜白酒聊忘去國憂明日關河邈千里為君重倚
仲宣樓張文穆公集送卜外郎詩 當年琴調響嚴灘墨授歸來盡鷹冠
猶惜文書資煖辯運教風采振臺端清明官府光華遠佳麗江山境界寬
別後相思何處在故園花竹日平安程端禮畏齋集次浙東宣帥府問閩
揚外郎韻 聖世車書混仁涵覆載中大醜敷郡國重輝走蠻戎航海南
金重堆盤火齊紅懷柔深悅服智術宜牢籠威震秋霜凜恩施愛日烘屬
猶連肅毅葵亦仰瞻瞻海右三韓外江南兩浙東漁商輕稼穡嘉莞等菁
菘強誦今猶感衣冠昔所崇帆檣千里集洲嶼萬家叢人固多豪傑材非
但箭筒太平興禮樂武備飭刀弓關寄軍民重權兼節制隆今行旣建水
境拓柱標銅跡息鯨鯢惟聲收風水泯視融猶效職龍伯欲移宮久似星
環北無勞檄喻蒙麗謀新盡角儀羽絢華蟲品秩參台鼎耆英出陸楓律
身繩正木察物鑑錄空不擾惟持重原初每慮終極曹當代選才彥一時
同銛利剛新刃調和絲應桐文書知己簡談笑樂何窮言事方捫岳揮絃

永樂大典卷七十三百二十九

六

復送馮陸遊首鄞水泛即瀟蓬島夏仙靈託窓間日月通霞城人境異
台嶺客心忡橋滑足難躡泉驚耳願聾穴傳蕞夏后鼓說殺靈壑秦望碑
銘古蘭亭筆札工西堂池草句百里藕花蓮鴈蕩長雲羣龍漱自雨濛鼎
湖驚屹石瀑布瀉流虹羊角排山岫龍鬚比隙莊石靈歸洛子柯淵遇恭
童太末垂名舊徐王布德洪雙溪吟已絕四井論非公敢去思黃氏遊來
記葛翁江山遺跡在田里屬年豈勝極詩添興清豪酒有功夜舟塘品品
春復草芄芄為赴宣風便寧虧報國忠下看文法吏相速馬牛風布鞢遊
方始蒲輪召莫勿愛山生似渴吞海覺難充遇異歸休念問奇訪必躬新
遊呼賤子一起豁昏矇顧我材無取登高志願雄諸公如授簡會使到藤
宵玉憚秋洲集奉酬紹閣外郎詩 畫省胡負外部城憶昔遊分携無半
載渴仰若三秋已辨僅科拙寧煩任智憂何當償宿願相望兩山州宋陸
游澤南集寄五外兼示十五郎詩 八十九老可驚白髮森然憎鏡明
身當遊岱尚少駐書欲截山殊未成大兒為國戍絕塞季子伴翁親短檠
古人已矣不可作夜闌撫几歎平生 呂氏子夔郎求詩 乃祖身兼將
相索諸孫玉立有家風此郎已復塵埃外它日相期氣類中行已勤勤須
自省讀書壘壘要新功果能哮吼如獅子一辨香應嗣放翁任希夷斯庵

永樂大典

卷七三二九

集詩付二郎 望前一日正芳春我祖當年慶誕辰奕葉有孫同此日吾
 門他日寵光新趙忠正德集開郭瑾懷雨除郎以非公 至治本無為
 何曾帝力知人惟求俊彥天昇濟艱危鼎席尊黃髮星郎用白眉鋒芒森
 武庫律呂奏咸池海內想風采朝中增羽儀餘光被草木盛事播聲詩感
 會唯千載飛騰各一時著鞭今更懶投劾去莫疑亦有乘軒戀其如續脛
 悲御蘆聊避戈逸樹未安枝念萬多生死思鄉久別離自餘復何道湖海
 是歸期洪平齋集送商總郎三百 鶴唳風聲泚水捷馬騰士飽蔡州平
 突談定取中興策莫道司存只餉兵 霜邊斷隴葦花白水足平田稻子
 紅刺把置年供祖帳送將玉節過江東 百尋浮玉三更月萬里長江一
 色秋照映此心須此水不妨小泊讀書舟 袁起岩東塘集和林子長訓諸
 郎韻 祝贏不知難抵積不知累我生飽經涉一一如歷塊泛觀技提兒
 鏗鏘捷應對由其學不學所入遂同異有子當務教否則基業墜明經仰
 韋賢所重識與器黃金委塵土教子遊於藝父子踵黃閭功業美且粹最
 憐房杜家門戶早覆黃紛紛不肖子掃蕩等劇戲賢愚豈少年成敗見晚
 歲君家萬金產兩兩蘭玉萃兒時見頭角已負食牛氣誦詩了瑟劍引義
 觸倚類長太守經訓會咀樂心醉潮翻紙上語筆刀巧憑倚老蚌生明珠

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九

七

光彩爛足畏渥注墮龍種不數蟾蜍輩孟仲叔季問更感而迭貴吾兒勝
 犬耳衣鉢黨可遺登門倚群玉辱交每不外譬如般若光照此大海會願
 續無盡燈庶為宗門慰陸子壽集早過何郎詩 蕭蕭風雨曉藍輿沒
 泥深我僕痛却憶去年苗欲攜任從行李且虛徐趙汝騰紫霞洲集錢新
 三衢牧常著郎 咫尺去天郡少雙名世儒兩輔建有日五袴周無襦孔
 廟雲來祀柯山矜珮超常侯振文化相業起於衡李曾伯可齋集丁未初
 八摠叔賦黃郎詩 夙悟金仙空色教化生千百對青春強顏翁媪掩為
 貌取悅兒童絲繫身立仗無言開口甚當筵何事掉頭頻笑他鮑郭經年
 舞我過鶯花即問津 國朝劉基覆瓿集寄臺郎張質夫 春愁忍得故
 人書喜極成悲淚滿裾冀野鴛鴦伯樂魯門鐘鼓駭鷓鴣全家蕩析飢
 寒切病骨支離志慮疎敢以浮名誤知己誠辭寫意愧何如釋大訢蒲室
 集次韻廉公秀御史送觀志能臺郎赴都 我愛魯司寇談笑隳三都中
 流天一柱孰憂頭不扶使君蘭臺考去惡如推枯利刃刺茅耕百顧茅難
 圖問俗湘水上重吊楚大夫長笛幽憤作落日壯心孤歸舟百靈護風雨
 聞號呼 送觀志能臺郎赴都 皎皎瓊林枝一見足良願三年
 獲周旋臺端肅懲勸野火結夕陰江煙帶寒蕙歌長步遲遲窳以展懷戀

次韻答曹德昭臺郎見寄 華屋雕欄護玉蟬光涵珠網耀摩尼室空
 誰問維摩病才絕徒憐顧愷癡塵土汚人思自奮雲霄舉翮欲何之期君
 臺閣鷓鴣集濯濯清風耐所知 送楊子承臺郎詩 六句苦不兩寢食
 不運安佳人重遠別西風古長干辟書豈無華中臺切雲端執商贊畫諾
 群彥集孔鸞丹心照白日惟辭馮鷲滿所愛温如玉何須鍊作肝賢才期
 有用行志良獨難上言保明哲下以濟時艱關陝民食子蜚蝗蔽淮端使
 須給魏絢胡能及朝餐雖斗不可酌西望銀河乾安得仙人掌盤傾玉露
 溥張文穆公集送張從之臺郎詩 又報天邊好語惟烏臺移近鳳凰臺
 僕中頗見此客不江左喧傳某掾來到處冰霜凝簡牘公餘風月入尊壘
 他人不似吾同姓歌徹陽關首重回薩天錫詩集淮安舟中呈觀志能臺
 郎二首 銀漢迢迢露濕莎南風無力水無波孤舟有客坐不寐一夜月
 明聞掉歌 長淮漄漄遠如藍水氣涼生白苧衫三月船頭聽吹笛遠人
 歸思滿江南 寄士嚴臺郎詩 薦士如君少文章玉佐泥自登臺閣去
 不使簿書迷倦倦無餘積家貧有病妻長安貴公子中酒聽鶯啼 口號
 寄中臺諸掾郎二首 天上霜臺高百尺諸郎不為簿書禁遙知閑倚東
 廊柱看盡揚花看綠陰 天上故人願寄語江東倦客只題詩梨花飛盡

永樂大典卷七十三百二十九

八

東廊雪又過梅黃香熟時王逢梧溪集寄溥鰲海掾郎兼簡宗燈二上人
 省郎前進士齋出素封家賦畝寸心赤風塵雙鬢華玉衡低虎觀金柳
 巨龍沙寺壁詩千首煩僧覆碧紗 寄汪用敬劉彥肅二憲郎詩 太尉
 新開府諸曹舊直臺節毛通萬乘旗羽拂三台路遠青州入烽從赤壁來
 英雄滿麾下參贊屬奇才却禁陵川集遊斜川憶西郎詩 江端坐白頭
 自分如歸休十年不出戶夢憶西郎游看花當雷溪水合青山流泓澄潭
 洞豁容與浮輕鷗回抱道明在魏道明之玉翅開林丘 亦十一平如外
 鳥歌塵世有此不醉踏石上水灑然濯百憂何年結茅屋歸去便可求
 西郎吟上在 西郎我我秋凌空萬壑秋氣丹霄通翠蟠燕趙一
 千里蒼東刀巖十二峯壁立不讓恒山雄顏行欲過東海東老鷹南來駕
 黃耳結巢便入山靈宮羽毛不鍛爪距充肅雲慘月驚長風巨靈雖為重
 御護湫穴幾為脩蛇訃相若巖巖西郎秀壽與西郎高不朽老鷹黃耳正
 吾儕亦賴恩靈庇黃口黃金臺上秋風高會當凌風快鴻毛為公搏擊殿
 雲騰揚鐵崖集缺而郎美趙御史也 缺而郎不願白玉堂願着繡衣裳
 上明天耳目下見人肝腸江南使者欺天隱黃金車馱實靈托忽為青天

近天日奉前見秋年父老出郭門焚香拜使若使君天上斗斟酌元氣成
冬春成冬春立皇紀董孤已脩三國史柱後惠文須出理江南驄行且止
萬一境邪塞天耳手持竟時屈軼枝獨立殿前言國是缺面郎真御史張
思慮玉筍集寄石郎詩 弓馬英雄徧四方何人重為整玉網風凰池竭
多春草猓勇臺傾少夜霜賤似衛青猶出將飢如韓信亦封王誰能孤坐
窮山裏剔盡殘燈讀漢唐宋本至治集中郎詩 中郎柯亭笛乃落桓野
玉且得王微之洗耳聽其旁風煙一蕭索江山自灑逸世間可憐事稀復
得如此宋張敬齋詩集賀新郎詞壽歐陽新柳 卓犖歐陽子是江山毓
秀鍾靈異才問世恰則韶光三月莫葉堯階有四正天啓懸弧盛事金
鴨亭亭書雲篆散非烟南極真僊至來為海薦嘉瑞 神清洞府丹書字
擁筵歌綺席高張史羅珠翠个裏長春人不老仙籍玉環暗記但判取
醕況醉擬作新詩八千首待一年一獻稱俾爾青而艾昌而熾馬丹陽集
鍊丹砂詞贈鄂縣柳蔣村楊一郎 酒色氣財華世俗生涯貪饕宜覺路
遙差箇箇迷迷無箇悟背了仙家 達者不驚蟻伏石農家遇有官私事
不草草來來躑躅黃芽不施開禮手無又坦蕩逍遙全性命此外無嘉
又贈鄂縣黃頁谷實三郎 大悟素著華拂袖天涯順神養氣事無差自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二十九

九

在道遙無繫絆到處為家 虎嘯似鳴蟬龍吐靈芽和光混俗手開又功
行時修唯自覺嘉上無嘉賀方回詞陌上郎生查子 西津海鶴舟徑度
滄江兩雙鴈本無情鴉軋如人語 揮金陌上郎化石山頭婦何物紫君
心三歲扶牀女 畫眉郎好女兒 雲絮彫章梅粉華粧小芭臺榭机羅
湘素古銅燈硯滴金鵬琴薦玉燕釵梁 五馬徘徊長路漫非意鳳求凰
認蘭情自有怜才處似題橋貴客栽花潘令真畫眉郎 試周郎折柬情
喬家深閉葺金堂朝鏡事梅粧雲鬢翠鈿浮動微步擁釵梁 情尚秘色
猶莊迎瞻相弄絲調管時候新聲翻試周郎元王憚詞感皇恩 贈李士
觀瑋儀霸州人于廿時鹿庵先生門同舍郎也性端方嘗為刑司經歷官
好學不倦與人交有終始 回首竹林遊山陰陳迹灑落襟期記時昔論
文把酒醉盡清泉白石幾年江海上空相憶 邂逅淇南羈愁都釋兩鬢
怜君更如漆幽懷重叙不待小槽紅滴新詩隨咳唾驪珠濕唐李義山集
聖郎曲 左亦不伴伴右亦不翼翼仙人在
郎傍玉女在郎側酒無沙糖味為他通顏色

郎地

左傳隱公元年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隱九
年夏城郎書不時也 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狩禮也

桓公十年冬齊人衛人鄭人來戰于郎 莊公八年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 莊公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莊公三十一年戊午春築臺于郎 莊公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莊公三十一年戊午春築臺于郎

郎州

州名舊唐書地理志郎州武德元年開南中置南寧州乃立味同樂升麻同起新置隴隄泉麻梁水降九縣武德四年置摠管府管南寧恭協昆尹曾姚西濮西宋九州五年罷摠管其年冬復置寄治益州七年改為都督西寧州八年自益州移都督於今治貞觀六年罷都督置刺史八年改南寧為郎州也領縣七戶六千九百四十二京師西南五千六百七十里北接曲州也

阿前郎

雲南志在建昌府永寧州中縣坊郭鄉鎮名

阿悞郎

雲南志在建昌府永寧州中縣坊郭鄉鎮名

犬郎

鎮名雲南志已

夜郎

國名鄭樵通志四夷傳夜郎漢時通焉初夜郎有女子浣於澗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閱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二十九

十

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迎降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牂柯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前書地理志曰夜郎有過水東至廣野或竹林今上祠有竹林是也王嘗從之止大石上今作吳從者曰無水王以劍穿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按漢書夜郎侯降封王不言殺之至武帝時猶謂之夜郎王獨范史云竹王被殺後封其子為侯與班史抵牾今兩府之初楚項襄王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掾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楸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為牂柯牂柯船牂柯也按史記及漢書皆云楚威王時使莊蹻略巴黔以西至滇池欲歸會秦身楚已黔中郡因其眾上滇後十餘歲秦滅又按楚自威王後懷王立三十年至項襄王之二十二年秦昭襄王遣兵攻楚取至黔中郡地後漢史則云項襄王時莊蹻上滇東即路也古莊蹻自威王時將兵攻地至秦昭襄王時中郡道不通凡經五十二年並得如此考或恐史記誤誤班固備習而書已華所記詳致為王又按莊蹻王滇後十五年項襄

永樂大典

卷七三二九

正平考烈王五十二年曲王五十年王貞勇王五年而楚滅後十五年
而秦亡元七十年何故云路之上漢後十餘歲而秦已斬人未之詳也路
音渠水又詳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產又無蠶桑故其郡最貧
鈎町縣有枕柳木可以為麪百姓資之非海異物志曰枕柳外史有毛似
折柳而散生其木剛作銀鋤利如鐵中石更利唯中焦根乃致敗耳皮中
有似椅指木片人似奉越中作餅餅皮志曰枕柳樹人四五圍長五六丈
洪直身無枝條其類土葉不過數寸似樓葉破其木肌堅難傷八數寸許
越亦黃容概可食也公孫述時大姓龍傳尹董氏與郡功曹謝道保境為
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光武嘉之並加褒賞桓帝時郡人尹珍自以生
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
是南城始有學焉珍官至荊州刺史尹珍子道真其母故韓人也文獻通考
夜郎國今在印指川按為郡即其國漢時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
在蜀郡嶽外東接交趾西隣滇國今宜南即法蘭其國隣詳柯江江廣數
里出番禺城下武帝時唐蒙上書曰竊聞夜郎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詳
柯江出不意此制南越奇兵也乃拜蒙為郎中遂見夜郎侯蒙賜諭以威
德夜郎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蒙約還報乃以為捷為

永樂大典卷七三三二九

十一

郡今提馬陽安仁壽通義和義資陽皆其地發巴已詳今通川等十五郡
地已其上注蜀卒蜀郡今蜀郡漢唐唐安巴印在巴山等郡亦曰蜀川理道
自焚道指詳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今越馬那地帝
使相如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郡尉十餘縣屬蜀郡當是時巴蜀四郡漢
中夷漢巴印今漢川巴川蜀川地也通西南夷道成轉相饋饋者數歲
道不通士罷餓離濕罪者度難逃也死者甚眾夷又數反發兵與擊耗費
無功帝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言其不便時方築朔方據河遼胡弘
因數言西南夷為害通西南夷大為損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
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及元狩元年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笮杖問
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即天竺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問邛笮可
二千里有身毒國於是乃令王然于問出西南夷往身毒國至滇道皆為
昆明所閉昆明在今越馬那西而莫能通身毒及南越反上使發南夷兵
且蘭君小邑乃與其眾反漢發巴蜀校尉擊破之遂平南夷為詳柯郡今
詳柯在印表來印地夜郎侯始倚南越越滅恐懼遂入朝封為夜郎王昭
帝始元中詳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九三萬餘人皆反上十傳詳柯同
上後甘為詳柯屬漢詳柯印遣水衡都尉發蜀郡健為兵擊詳柯大破之後

姑繒葉榆人復反鈞町侯亡波率其人擊之有功漢立亡波為鈞町王至
 咸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鈞町王高漏臥侯俞漢以位邑名後為殊屬漢
 州刺史舉兵相攻祥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漢以道遠不可擊遣太中大夫
 張匡持節和祥並不從杜欽說王鳳曰張匡和祥望夷王侯王侯不從
 不憚國威其効可見恐議者還更復守和祥還更怯懦不前之意還息克
 及更人克天 大守察動情有變地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曠生也一時三
 月言空廢一時不事休兵王侯得收獵其眾中國其謀黨助眾多各不勝
 念必相珍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士起狂劫之心而故守尉遠歲温暑毒
 草之地雖有孫吳之將責育之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俱亡所設施
 屯田俗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國家加誅除勅旁郡守
 尉練士為大司農先調教積要害處細按之安皆者在戎為要於敵為事
 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執者即以不毛之地亡用
 之人聖王不以勞中國即猶若也 不毛言不生草木宜罷郡放棄其人絕
 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代之功不可隳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
 絕之反已成形然後師興則萬姓被害矣鳳於是薦陳立為祥柯太守至
 祥柯地徙吏數十人出行縣召興將數千人往立數責因斷興頭出境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二十九

其東皆釋兵降興子邪務收餘兵迫骨旁二十邑反立又擊平之 唐置
 費瑄莊瑛播郎祥夷等州其地北距克州百五十里東距辰州二十四百
 里南距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距昆明九百里無城郭散居村落土多霖雨
 稻粟皆再熟無徭役將征戰乃屯聚刻木為契其法劫盜者償其主三倍
 殺人者出牛馬三十頭與其家以贖死疾病無醫藥但擊銅砂羅以祀神
 風俗與東謝蠻同隋大業末首領謝龍羽據其地勝兵數萬人唐末王建
 據西川由是不通中國後唐天成二年祥柯清州刺史宋朝化等一百五
 十人來朝孟知祥據蜀復不通朝貢宋乾德三年平蜀五年知西南蕃南
 寧州蕃落使龍亮瑄等來貢詔授以官開寶二年武才等一百四十人來
 貢八年三十九部順化王子若廢等三百七十人來貢馬百六十四匹砂
 千兩大平興國五年蕃王龍瓊瑠遣其子并諸州蠻七百四十七人以方
 物名馬來貢自是至景德朝貢不絕太宗召見其使詢以地里風俗譯對
 曰地去宜州陸行四十五日土宜五穀多種秔稻以木弩射麋鹿充食每
 三二百戶為一州州有長殺人者不償死出家以贖國王居有城郭無壁
 壘官府惟短垣光道說與前書所記小異故并叙之上因令作本國歌舞
 一人吹瓢笙如吹胡聲良久數十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為節詢其

曲則名曰水曲其使十數輩從者千餘人皆蓬髮面目黧黑狀如獐獐使
者衣虎皮氈裘以虎尾掃首為飾大中祥符以後頗為冠抄轉運使寇瑛
調兵擊之夷人寧息天聖以來訖于元符貢奉其首領龍氏於諸姓為最
大世世襲職貢奉尤頻使者但衣布袍至倣伶人之衣入見蓋實貧陋所
莫者恩賞而已賜以袍帶等物至刺其數於臂故事蠻夷入貢雖交趾于
閩之屬皆御前殿見之獨此諸蕃見於後殿蓋卑之也諸蕃部族數十獨
龍方張石羅五姓最著號五姓蠻其後又有程氏辜氏皆比附五姓故號
西南七蕃云江州志唐李太白天寶初至長安知不為貴近所容歸築堂
康廬讀書後為永王韋賢辟為府僚白逃還彭澤生歎累當死初白遊并
州識郭子儀於未遇子儀表其寬請解官為贖詔流夜郎唐李翰林集憶
秋浦桃花舊遊時窺夜郎 桃花春水生白石今出沒搖蕩女蘿枝半摧
青天月不知舊行徑初拳我枝巖三載夜郎還於茲鍊金骨麻口太白
有春夜安眠半枕花開序七詩萬共女華人古采其族居夜郎桂林海州
士贊曰桃花水先前北地胡士推春風胡春日又妹汝汝金骨廬溪詞
菩薩蠻 紹興十九年請夜郎州學諸職事邀就孔志行家國譙集時初
至貶所見人物風景之美夜夕方歸恍然莫知為何所酒醒作此詞以記

永樂大典卷七十三百二十九

之 武陵西上沅陵渡扁舟忘了來時路花外有人烟相逢疑是仙 清
樽留夜話醉倒知何處歸去客心驚金鷄啼竹鳴方與勝覽題詠唐李白
寄江夏韋太守詩云西上令人老夜郎萬里道 又寄韋南陵詩君為
張掖近酒泉我窺三巴九千里天地再遠法令寬夜郎還客帶霜寒 張
文昌送蠻客詩借問炎洲客天南幾日行江連惡溪路山繞夜郎城四六
變路與區 樂源古郡 雖云夷俗 實慕華風 古不居於臣服 今
久被於皇靈 萬里未輜暫撫夜郎之俗 一封紫詔即歸曉禁之班
粵從漢代尹玲之教化始行 循至唐朝太白之詩 歌尤甚
郎氏 千家姓郎自山中古今姓氏辨証出自姬姓魯懿公孫費伯帥
師城郎因居之子孫氏馬郎曾邑也春秋魯莊公築臺于郎李
武子蔡郎圍即其地漢有郎舍後漢郎顛字雅光北海人石趙司空郎安
丘又舍五世孫魏伏波將軍芳徙居中山新市縣後燕有秘書監郎敷五
代文梁有軍將郎公遠千姓編郎氏又出
魏郎北海後趙有郎肅啟劉青錢宮音

郎顛 宋漢書列傳顛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
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亦以京氏七作也傳風角星算四十四

陽之風以占吉凶也至其讀善天文弄數也易楊寬曰甲子卦氣起于
子六日八十分日之七卦注注十六以注也八十分為一日之七者一卦
六日七分也望氣占候吉凶常貴卜自奉本古秋月又安帝徵之對策
為諸儒表後拜吳令天孫名屬會稽郡今在州縣也時卒有暴風字占知
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
之宗和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適去遂終身不仕顯
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
動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
二年正月公車徵顯乃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遣告
人主責躬脩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異災所生各以其
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易楊寬曰凡異所生災所起各以其政變之則
除其不可變則施之亦除鄭玄注云改其政者謂失火今則行水令失土
今則行木令失金今則行火今則失除去之不可變謂執賢者也施之者
死者不可復生卦林其子孫使得無食則失除也伏惟陛下躬日異之聽
溫三省之勤論諸君子曰善日三省善身也思過念咎務清極悔也天也
易復卦初九曰無祿悔元吉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二十九

十四

極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華文變薄事不
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用而詩序曰則非風之非也所以風凡天下
而止大神也故大神為政本也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淵其
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鼗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近者如百六元鼓
畜其形內正而氣無窮也子曰天地之間其猶索琴瑟而不居也而愈也
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陽嘉九年冬春度百丈嘉興永建九年秋茂陵
園既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邊利茲謂無澤殿災
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災火
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永建六年修太學也宮殿官府多
所構飾皆盤庚遺教去奢即儉中三祀曰盤庚以耿在河北遠近山川
極中以來奢淫不絕乃度河狩使都遠之教地人皆嗟相恐不敢使盤庚
乃作書三篇以告喻之今尚書盤庚三篇是也毫在涇州夏后早室盡力
數矣論語孔子曰為惡衣服而致美于歡是早室也而盡力乎清法又魯
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長府也之府也仍舊也貫也
古曰舊事則可何必更作見論語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粟郵貧
人賑贖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為有慮天養人

頭對曰臣聞明王聖主好問其過惡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
 之類而秉性愚慤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重耳誠欲陛下修
 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舉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
 遺遲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先奔之道攘災延慶號今天下此誠臣頭區
 區之願夙夜夢寐盡心所計謹條序前幸暢其音趣請於上才也
 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災赫迫近寢殿
 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
 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當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畢
 賄巨億為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御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遣
 早修政自初下鐘鼓之縣休繕治之官臣伏乞其新口傳公上平承天不
 雨於是傳公受問主服避舍釋吏道之遺罪早冠之錄去弊刻峻文殊各
 之款所請得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旱野無土稼寡人當先百姓何勝不
 敢煩人請命頓挫萬人當以身寒無狀請已舍齋而節而大澍也雖則不
 寧而時而自降上傳法公六月而由北古之天之應人敬於景響取庚也
 今月十七日戊午微日也陽去二年五月加申日五申時也風從寅來
 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微也不有火災必當為旱而于為微故為火及旱也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二十九

士

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廚
 之饌退宴思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中孚傳曰陽感人不旋
 日指使不旋時大凡不過泰卦古注云陽者天子為善一日天上應以善
 為惡一日天上應以惡指使為善一時天上應以善為惡一時天上應以惡
 大大為善一歲大亦立應以善為惡一歲大亦立應以惡一說云不旋日
 止意之不過時止大凡不過泰也今且生明日且也陽和指天子也如是
 則景雲降集青沓息矣景雲五色雲也一日慶雲者按神契曰德王山
 便則景雲出野以陰雲大凡故引之也青沓謂雲二事去年已來兌卦用
 事類多不效也傳曰有說無實任人也百實無說道人也寒溫為實清濁
 為貌也播覽園曰有實無說在道人也百說無實任人也卦王注云有
 寒溫無貌清靜神此實者在道任子不肖也百說無實任人也卦王注云有
 人以便巧任於世也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在以虛事上無佐國之
 實故清濁效而寒溫不效也是以陰寒候把消息易播覽園曰使消息者
 或陰專政或陰休陽辭古注溫卦以溫使寒卦以寒使陽若君也陰者出
 也身若政事亦陰使陽也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
 則致日食陰使其陽漸積所致也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

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質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春秋公孫固曰王道不遠三五而天亦均注云三三五五五行也三五五行王言改代之際會也莊於此際日新如初則通無窮也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己戊己之間為大川也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青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成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微膳數年以來較收稍減家貧戶饑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有言曰去文帝身衣七綈足履革舄其本無刃木紐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高宗致王武丁也尚書大傳曰武丁卒武湯有祥飛升身耳而維祖乙曰時者野鳥折于巢者欲為用也無形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曰反指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發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形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帝一記曰高宗饗國五十有九年百歲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二十九

七宋景以延年王次春秋曰宋景公時災感在心名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去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寡人所與理國家也曰可移於人公曰人死寡人將誰為焉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人饑誰推以我為者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日必三實君災感必退三舍一舍行七至至當一年也延二十一年矣災感果退三舍也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皇子也災感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婁西方宿也推步三統災感今當在翼九度婁南方宿也今反在柳三度柳東方宿也則不及五十餘度古災感行進也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災感歷與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極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災感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災感而方火或陽之精也天文要集曰天有五帝五星為之使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遭災感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間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此表商容之間坤順宮之女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

皇胤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非故篇之文也注云
或據遠據也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文恣其
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
惟臣之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前書武帝詔
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
者臣當受苟言之罪論語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五事臣竊
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
乃滅續漢志曰時宮星氣白廣二人長五丈起天死西南天官書曰西有
司曲九星三處一曰天樞二曰天苑三曰九珠東星下四小星為玉井
其外四星左右有視也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春秋
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前注曰大辰者心星也前注曰龍星明者可以為
時後注曰大辰大火為大辰伐又為大辰前注曰大辰者心星也前注曰龍星明者可以為
為之大辰前注曰北極謂之北辰星也曰北極天心也居北方正四時謂
之北辰也所以字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
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天
官書曰參為白虎下有三星曰罰為斬刈之事故主兵兵甲之間趙魏之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二十九

火

分七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西方白氣入玉井是金
氣之變也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
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歛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
之曰也金精之變責歸上司上司司理也也建武二十七年改為大尉
轉時外傳曰司馬上天降傳不測星伏度責之司馬故云責歸上司也
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張于咸建井旗十指也咸者也西方主兵故太尉
執持旗所以厭金氣也井者東方火省也馬年曰旗也以火勝金故建井
星之文於旗也建之也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言此於上於西
郊責躬求愆謝咎望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為福也以五月丙午
日大降金也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己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氣色
白而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
司各各考事考之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上推火
也時考問地火者姓名未定也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為天戒以悟人
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
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善反之則白虹貫日以
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連書也轉時外傳曰三公考何則空司徒司馬也

永樂大典

卷七三二九

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統陰陽不測星辰度貴之司馬山陵
 龍川谷不流黃之司空主教不實草木不茂貴之司徒甲乙東方主春主
 強主教之時也而由虹以甲乙日見明貴在司徒也自司徒居位陰陽多
 謬時則時為司徒主降去三年來先久無虛已退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
 同咨嗟嗟也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於甲子年閏十二月己酉夜有白氣
 入正井二年正月己卯白虹貫日此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
 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讓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七事臣伏惟漢興以
 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基當仲基
 謂以三基之法推之也詩記歷祖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大也所
 定往陰陽氣用而後始萬物死而後蘇大統之始故上命一節為之十載
 也詩記歷祖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水均注云
 神陽氣右表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
 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雌秘歷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眾小人欲
 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也日卦之辭也唯獨賢
 聖之君遭困過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也日卦曰澤無水困君子以
 命遂志困卦下兌上坎為水兌為澤水在澤下是謂澤涸也之象故以喻

永樂大典卷七三三二十九

日致命遂志謂君子奉命困窮不難於進也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
 尼謂順帝為天子時廢為海陸王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
 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為成仲已竟來年入季文
 帝改法除肉刑之罪漢法肉刑三謂髡也劓也剕也左右持之入帝所之當
 者此刑城旦春當劓者當三百當左右持者當五百也至今適三百載
 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至順帝陽嘉二年合三百年也宜因斯際大蠲法令
 官名稱號與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為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
 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
 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詔類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
 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古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
 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類
 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剛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
 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謹記甲子年春天子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
 及凡人仲春女萌子春初少存儲故名周因去柱始止蠲訟是遵其行令
 也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
 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

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
 言曰知人則哲每有選用報參之掾屬其後也公府門卷賓客填集送去
 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違者競相薦揚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與
 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樞衡官禁嚴密也斗星呈事上為
 第五為衡於天文為喉舌李固對策曰陛下之有也者猶天有北斗星
 也古制酌元氣運斗四時出納王命也私曲之意羌不得通偏黨之恩
 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選在樞密以使尚書專掌選也臣誠愚慙不知
 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計歷改憲春秋保乾
 曰陽起於一天帝為北辰氣成於三以正五神三五長轉機以動運代
 百載斗歷改憲也三百四歲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易乾
 鑿度孔子曰土德之數九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俱凡十五
 百二十歲大於後初故曰五行更用更備變改也王者隨天譬猶自春但
 夏改青服絳者地理記月令五木火土水金水服會五至是則不木火水
 亦上之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已駭積王者之法譬猶江
 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二十九

二十

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
 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願愚蔽
 不足以答聖問願又上書薦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曰臣前對七事要
 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發當受誅罰
 許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臣營惶怖靡知屠身臣聞刻舟刻楫將欲濟江海
 也身曰黃帝制木為舟刻木為楫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
 群龍為用卦龍吟贊也臣亦上言乾卦云久矣惟乾有龍之象而能
 得為與授其符錄之屬其在則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
 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計
 九拜也時行也若傾也噴否猶滅否理善也言國有善惡仲山甫中明
 之宣王是類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眾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
 三公九卿之是以災害屢臻四國未寧四方之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
 莫不以得賢為功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論語也斯果矣然而
 後身爵以德選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耻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
 報有言不聽來無所樂道無所趨無所貴也則皆懷歸歎澤修其故志矣
 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為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青

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灾青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危其咎如此曰始謂開國非為國風之始虞為小雅之始又玉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缺猶廢也其來傳曰見者皆鳴玉餘孟春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即而于成亥也陰陽始除之歲於此則有灾以之政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易繫詞曰日新之謂盛德書有之謂大業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執此而懷上何如子曰固無道德可也國有道則家見而執上也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公羊傳變與消復之術也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謀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聲希而大音其動有神故希聲也無所不容謂之大音其功既成也善人為國三年乃立論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成功又曰吾人為師百年可以修政士執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恠其不時遷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絮白之節情同職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元為大精謂之精氣春秋漢孔圖曰

永樂大典卷七十三百二十九

三

正氣為事則氣為臣官為事則為臣也天之生國必為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論語曰顏回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子奇釋齒化阿有聲子奇齊人年十八為阿邑宰半出金庫以賑貧邑邑乃大化見記元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為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顯明不知人伏聽眾言百姓所歸滅否共歎願沉問百僚最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為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發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公羊傳曰春秋以正月為歲首何者君之始年也春者所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禮記曰正日也春於東於東謂運于春公如漢儀大夫於制以相有德和分行度於東下及北人莫不道行無有不當

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土味上星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靈霧蔽日月暝以風而雨土氣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景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日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大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

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惟懼之政有所闕歟惟陛下謙讓之德天何戒
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
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蒼臣幸深留
明思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
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發聲則歲氣和王道
興也月書時曰春分之日主為王人五日雷當發發聲則歲氣和王道
興也易曰雷出地奮豫豫者地氣發萬物出地也雷當發發聲則歲氣和王道
興也天書時曰春分之日主為王人五日雷當發發聲則歲氣和王道
興也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也故經曰雷以動之而以潤之也故經曰
王者崇寬大順春令
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
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也天之隨時進退
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也乾卦文言之謂也夫
人天子也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二十九

則雷反作其時無歲也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
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大皓悅和雷聲乃發大日人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
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春秋元命包曰房四星
心三星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美守心者主華收年星也尚
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次福重華留之天子書曰黃星一
曰攝提一曰重華也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
相賊而反同合也太白也歲星也金木也故切也此以陰陵陽臣下
專推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也房心木之分也石氏經曰曰
人石中大也見於天志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
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
可消五緯順序矣上緯五星也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借陽亦旱陽
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借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
春乾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也言天災也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
山川暴龍移市並仲秋舉露也春旱以甲乙日與龍一丈八尺居
中央為小龍七丈四尺於東方於東方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赤

永樂大典

卷七三二九

三日，張青木而壽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然赤龍壽夏以戊己日為黃龍，龍黃木，故以庚辛日為白龍，龍白木，以壬癸日為黑龍，龍黑木，故各以其方之色為龍，惟龍能地，故龍是於其北門及市中，以所為理也。然年豐，公問於孫子，孫子曰：為之使市，不亦可乎？見龍者，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不在祈禱，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耀，此則之時，不使百文，無文，仍亦光耀不。此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今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災，為其方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持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去二年四月，己亥，地震六月丁丑，洛陽地陷。七月甲子，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羗寇隴右。

永樂大典卷七三三二九

二十三

積惡凶暴，好為游俠，與其同里人常慕頌名德，欲與親善，頌不顧以此結怨，遂為禮所執。

郎基

北齊書循吏傳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也祖智魏魯郡太守贈

藉尤長吏事起家奉朝請累遷海西鎮將遇東方白頰稱亂淮南州郡皆從逆梁將吳明徹率眾攻圍海西基率勵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且罄我杖亦盡乃至削木為箭剪紙為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乃迎勞之曰卿本文史遂有武畧削木為箭紙為羽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御史中丞畢義雲引為侍御史趙州刺史尉黎文宣外弟揚州刺史郭元真揚惜妹夫基不憚權威並劾其賊罪皇建初除鄆州長史帶潁川郡守郡西界與司接境因侯景背叛其東西分隔士人因緣姻舊私相貿易而禁格嚴重犯者非一基初莅職披檢條格多是權時不為久長州郡因循失於請讞致密網大施得罪者眾遂條件申臺省仍以情量事科處自非極刑一皆放決積年留滯案狀膠加數日之中剖判咸盡而臺省報下並乞基所陳條網

既疎獄訟清淨官民遐邇皆相慶悅基性清慎無營求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本然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唯頓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荅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卒於官贈驃騎大將軍和州刺史謚曰忠愍樞將還遠近赴送莫不攀轅悲哭哀不自勝初基任瀘州時兵時陳元康為司馬基為屬與基並有聲譽為刺史元康所目曰三賢俱有當世才後來皆當速至唯郎騎兵任真過甚恐不足自達陳華後並貴顯而基位止郡守基子茂隋史有傳

郎茂

隋書列傳茂字蔚之恒山新市人也父基齊顯川太守茂少敏慧七歲誦雜雅日十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助教長樂張率禮受三傳群言至忘寢食家人恐茂成病恒節其燈燭及長稱為學者頗解屬文年十九丁父憂居喪過禮仕齊解褐司空府行參軍會陳使傅縡來聘令茂接對之後奉詔於秘書省判定載籍邊保城今有能名百姓為立清德頌及周武平齊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戶曹屬高祖為亳州總管見而悅之命掌書記時周武帝為象經高祖從容謂茂曰人主之所為也感天地動鬼神而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二十九

三

象經多糾法將何以致治茂竊歎曰此言豈常人所及也乃陰自結納高祖亦親禮之後還家為州主簿高祖為丞相以書召之言及疇昔甚歡授衛州司錄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解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民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為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之有民振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必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惜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於是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為友悌茂自延州長史轉太常丞遷民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管內無五品之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為餘糧簿擬有無相贖茂以為繫紆不急皆奏罷之數歲以母憂去職未暮起今視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還田品官年老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仁壽初以本官領大興令煬帝即位遷雍州司馬尋轉太常少卿後二歲拜尚書左丞參掌選事茂工法理為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魏河銀窟茂奏劾之曰臣聞責賤殊禮士農異業所以人知局分

家識廉耻宇文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于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察示民執物若不糾繩將虧政教愷與仲文竟坐待罪茂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三百段以書付祕府于時帝每巡幸玉綱已秦法令多失茂既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善自謀身無蹇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竊歎而已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不許會帝親征遼東以茂為晉陽宮留守其年恒山贊治王文同與茂有陳奏茂朋黨附下罔上詔遣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巧詆成其罪狀帝大怒及其弟司隸別駕楚之皆除名為民徙且未郡茂怡然受命不以為憂在途作登龍賦以自慰詞義可觀復附表自陳帝頗悟十年退還京兆歲餘而卒七十五有子知年

郎穎

姓氏遠華穎字楚之與郎蔚之議論時人莫能識並稱蜀中二郎

郎方貴

隋書列傳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開皇中方貴嘗因出行遇雨淮水汎長於津所寄渡船人

怒之拋方貴臂折至家其弟雙貴驚問所由方貴具言之雙貴恚恨遂向津毆擊船人致死守津者執送之縣官案問其狀以方貴為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二人爭為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而死州狀以聞上聞而異之持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為州主簿

郎餘令

唐書儒學傳餘令定州新樂人祖穎字楚之與兄蔚之俱有名隋大業中為尚書民曹郎蔚之位左丞煬帝語稱二

郎武德時楚之以大理卿封常山郡公與李綱陳叔達定律令持節諭山東為實建德所獲脅以白刃終不屈賊平以老乞身謚曰平餘令博于學擢進士第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為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為林也徙幽州錄事參軍有為浮屠者積薪自焚長史裴嬰率官屬將觀焉餘令曰人好生惡死情也彼違蔑教義反其所欲公當察之毋輕往嬰試廉按果得其姦孝放於東宮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更撰後傳數十篇獻太子太子嗟重改著作佐郎卒兄餘慶為吏清而刻於法高宗時為萬年令道無投遺累遣御史中丞務謙謹下

人引御史坐與論議。吏部侍郎楊思玄倨貴視選者不以禮。餘慶劾免其官。久之出為蘇州刺史。坐累下遷。文州都督羅州司馬裴敦敷與餘慶非故。以事召餘慶。婢父婢方嬖。謂敦敷死獄中。又哀貨無藝。民詣闕訴之。使者十輩臨按。餘慶護調不能得其情。最後廣州都督陳善弘按之。餘慶自恃在朝廷久。明法令。輕善弘。不置對。善弘怒曰。舞文弄法。吾不及君。今日以天子命治君。吾力有餘矣。欲榜械之餘。慶懼服罪。高宗詔放瓊州。會赦。當還朝。廷惡其暴。徙春州。始餘慶治萬年。父知運嫌其酷。將杖之。餘慶避先。父歎曰。國家用之矣。吾尚奈何。及為御史中丞。復歎曰。郎氏危矣。以憂死。餘慶卒。以貧。殘廢董衝音釋培。年。切。樓。非。十。雙。水。切。謾。其。十。切。也。謝。非。切。也。述。士。

郎士元

辛文房唐才子傳。士元字君胄。中山人也。天寶十五載。廬山左拾遺。出為郢州刺史。與負外郎錢起。齊名。時朝廷自丞相以下。出牧奉使。無不兩君詩。文祖錢。人以為愧。其珍重如此。二公體調。大抵欲同。就中郎君稍更。簡雅。逼近康樂。珠聯玉映。不覺成編。掩映時流。名不虛矣。有別業在。半日吳村。王季友錢起等皆見題詠。每誇勝絕。詩集今傳于世。姓氏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二十九

六

送華士元唐詩
人錢起齊名

郎簡

宋史列傳。簡字叔廉。杭州臨安人。幼孤貧。借書錄之多。至成誦。進士及第。補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寧國縣。徙福清。令縣有石唐。陂歲久湮塞。募民浚築。溉廢田百餘頃。邑人為立生祠。調隨州。推官及引對。其宗曰。簡歷官無過。而無一人薦。是必恬於進者。持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分宜縣。徙知賓州。縣吏死。子切賢。婿為卷。冑有其貨。及子長。屢訴不得直。乃訟于朝。下簡劾治。簡示以舊牘。曰。此爾翁書耶。曰。然。又取偽券示之。弗類也。始伏罪。徙藤州。興學養士。一變其俗。藤自是始有舉進士者。過判海州。提點利州路刑獄。官罷。知泉州。累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使。權秘書少監。知廣州。捕斬賊馮佐臣。入判大理寺。出知趙州。復歸判尚書刑部。出知江寧府。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知揚州。徙明州。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祀明堂。遭刑部卒。年八十九。持贈吏部侍郎。簡性和易。喜賓客。即錢塘城北。治園廬。自號武林居士。道引服餌。晚歲顏如丹。尤好醫術。人有疾。多自處。方以療之。有集驗方數十行于世。一日謂其子某曰。吾退居十五年。未嘗小不憚。今意倦。豈其逝歟。就寢而絕。幼從學。四明朱

永樂大典

卷七三二九

明長學文於沈天錫既仕均奉資之後二人已又訪其子孫為主婚嫁平居宴語惟以宣上德教民惠為意孫汚知杭州榜其里門曰德壽坊然在廣州無廉稱蓋為絮所累終尚書都官負外郎臨安志後二百年有遠孫及偉同登詔定五年第以有文大傳洪平亦集即地功基誌外清波別志資政殿學士孫公汚為守日勝其所居坊曰德壽因以名其所居之橋今俗呼侍郎橋者是也

郎曄

臨安志曄事同里張九成嘗編橫浦日新錄雖從淳熙十四年持奏得官然甚以儒學知名以橫浦日新錄為呂固也清波別志曄字晦之杭人或謂郎無他郎當與侍郎同譜系晦之曰我家白屋豈可妄攀華胄識者許之晦之嘗注三蘇文及陸宣公奏議投進未報其用心亦勤矣以累舉得官不嘗一日祿而卒可哀也已晦之早從張子韶無垢學

郎思

宋洪平齋集郎迪功墓誌銘余自郎曹以言事擯僑居西市距君舍二里許嘗過君飲君時已七十餘姿狀厖艾鬚髮盡白酒酣慷慨道平生經行山川之險易風俗之愆惡及可喜可愕事纒纒有本末且言閑禧初淮楚輝驤身在圍城中聞以奇畫干主帥月軌中國解欲

永樂大典卷七三三二九

三

官僕揮頭挾所得胡人弓矢徑歸每北風塵起拂絃撫竒猶踴躍自喜恨不復窄袍快馬蹴踏冰雪勁驅馳也語畢目光炯然如秋隼之欲擊意甚壯之問君何以不從戎曰吾宗本詩書家也景德六年遠祖簡登進士第仕至工部侍郎名在國史衣冠中絕落莫數二百年物久鬱必怒奮貨久居必慕竊僕少游四方聞人多視諸孫當有以儒科進者歸出橐中裝延師教之晝綜理家事夜張燈挾笈坐孫輩傍吟嘖與相應和老者未寢少者不敢懈以故偉能力于學紹定壬辰同忝科第以續前脉僕籍是亦階初品既與鵬冠多因扣君養生以何術曰寡慾安生以何術曰寡慾治生以何術翼然搔手曰是非考功所當問老夫亦不能語考功也余今浮湛周行媿且病念君涉多而見博早嘗而識明沼魚吐弁可以永日欲歸故太史公訪所過長老從君執筆記所聞而遂以不起計噫惜哉君郎姓在漢高安丘人在魏為中山人唐五季以來世為杭之臨安人贊生瑤瑞生攸攸生君君諱思字伯永性明直無機械事母老孺為撫鞠猶子盡恩平居意色沈毅閨門整暇與人言是是非非不苟同臨財義不立責養而樂周急生以紹興庚辰卒以端平乙未十一月八日娶章氏封孺人男三謙詠該季蚤卒女嫁施廷祀孫男七傳前紹興酒官儀倣似新慶元市舶

孫儼僑備孫文四曾孫男女十二以明年三月壬申葬君子章塢先域傳
假奉大母命來乞銘曰曾大母嘗得銘大父不得銘寧不葬惟先生哀憐
之因次第其說系之銘曰動以任乎時為富靜以安乎命
為壽四世而林立一科而岐秀其統之深封之茂也夫

郎翁

宋陳亮龍川集郎秀才墓誌淳熙三年秋鄭婺州以召還約其
弟廷母括蒼而語其屬邑之民永康陳亮曰我必取道龍窟以
起行在所訪子有日矣歸則刻期洒掃以待公然猶差半月而後至曰早
嘗飯於郎氏也其郎翁鵬舉者我識之久矣明年鵬舉始遣其子景明
來從余游余嘗過之出一石示余指其所望之山曰是緡豆數十里而為
在官之山並山窮民實資以自給衣食常有存而私之者郡太守吳公芾
韓公彥古取以還之民書之石也俾知二公有德於茲山也不然吾何力
以致此也余為慨然久之今天下之田已為豪民所私矣雖其在官者亦
不以與無告之民豈期有在官之山又以與民而息奪之乎二公亦何心
於為德也又明年余過之而鵬舉死矣蓋月正之六日也今年春余又過
之則既免喪矣其孤出鄭公之書曰是從寧國以三萬聘我夏五月鄭公
還永嘉余與徐元德居厚候之於館頭遷延久之則反飯於郎氏矣鄭公

永樂大典卷七十三百二十九

二十六

於今為道德之望乃世所謂鄭景望先生者道旁人士獨郎氏歎胡為而
拳拳若此乎冬十一月甲子子景明將葬鵬舉於武平鄉盤龍山之原而
景明拜且泣曰壙石未有書庶幾先生之興哀也問其世則曰其先雲川
人自十一世祖光祿大夫知制誥諱珣為永嘉刺史其後徙居婺之永康
然亦不能言其所以為十一世之詳也曾祖霖祖觀先父思堯鵬舉娶徐
氏子男六人景珠景明餘尚幼女二人長嫁同邑葛世修次未笄鵬舉死
時年四十七歲銘曰物之生也人自別於物士自別於人人士之望則
又自別於士非其自別以自成將以相成而相映病無達人無聞非病牽
連得書未侈其應生
者自力其藏其定

附只兒哈郎

經世大典哈郎滅乞里台氏至元二十四年授
昭武大將軍太僕卿元貞元年進階資德大夫
是年立西域司改投資德大夫御史大夫太僕卿西域親軍都指揮使司
達魯花赤佩虎符尋進榮祿大夫大德四年以疾卒子禿魯不花至大元
年授開府儀同三司豐國公遙授平章政事行太府院使西域親軍都指
揮使佩虎符尋又特授左丞相行知樞密院事至大元年以疾卒子咬住

哥授嘉議大夫西域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皇慶二年進通議大夫至治三年改授正議大夫同知典瑞院使兼前職天曆元年秋九月有戰功二年授雲需總管府達魯花赤

虞璠妻郎氏

宋楊誠齋集大宜人郎氏墓誌銘慶元六年五月八日小男幼與歸自中都因問昔同朝故人

今在列者幾人抑有未忘老朽者否幼與首出朝請大夫太常少卿虞公書二札其一問暄涼訪生死寄藥物其一則曰儔不天喪所恃塌七年矣而未有以悼諸幽風夜柝懼無以詔孫子諗將來俾母德其埋厥辜誰歸託契不淺言立而傳徹執事疇控焉有朝散大夫尚書吏部待中林公是之狀在末敢再拜序而銘旃太宜人郎氏寧國府寧國縣人父佃柳先生也太宜人生而靜專先生特異之嘗曰此女類我雖貧不以妻凡子故朝散郎虞公璠先生忘年友也遂歸之太宜人既自忘其外家之貧朝散公亦自覺其婦德之富君子謂郎先生善於擇壻朝散公慶於宜家兩族有埒州里儀之太宜人事姑孝姑嘗寢疾適免乳且哺子且執事于膳于藥匪躬弗置匪嘗弗進姑見其勤諭遣之曰汝自汲人扶吾小愈毋久汝苦

永樂大典卷七十三百二十九

二十九

太宜人曰敬諾然終不斯須離也既亡春秋祭祀之日鷄初鳴急起盥漱滌豆盪具牲酒皆出其手既秩既饗而家人有未知者如是者終其身朝散公每觀書至夜分而歸太宜人逆之闔右如大賓大容肅雍莊栗慈撫諸子每見朝散公義方嚴甚從容言曰兒誠嗜學彼自勤勵頭督過之將無傷恩遇下以寬有過夫未嘗笞罵又為之開釋一家之中上無下急下無齋咨朝散公平日詩酒為樂客至必取其車轄投井中標從者出之門外禁毋得歌驪駒於是卧尊壘飛瓊斝投壘奕碁賡酬詩句大突為樂不極驪不止太宜人既不憚煩且為備先具以待不時之須是以朝散公益得以交天下名勝至於家人燕集絲竹間作則獨凝然危坐若不聞者一坐肅然平居似不能言時發一語理盡而氣和每謂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多言祇以賁禍其子儔自監察御史按刑湖南孝宗皇帝以太宜人春秋高改使浙東四明閩守復命兼攝繡衣玉節導迎板輿程節未憤暉映行路往來千巖十洲之間每至登臨勝處芝蘭誥誥冠蓋欣欣綠服復先上千歲壽士夫監之半歲御史得郡九江諸子恐動老人之念不敢言既而聞之喜曰吾久矣動踵與今得過家天賜也既歸會親戚諸姥之高年者杯酒接歡恩意周洽家有名園日涉其間御史承迎母心欲求為祠官以

使色養遠以疾捐館紹熙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也臨絕湛然享年八十五
太宜人生長儒素歸大家見其子冠笄為部使者又以高宗慈福慶恩三
封至太宜人謂貧富異觀貴賤易志而自奉甚薄自視甚卑一毫不休
其心御史嘗論同院御史林公澆曰吾母雖當燕衎未嘗不勉儻以名節
常懼無以稱塞人見御史立朝以直言見排居外以振職左遭皆建御史
不知家有師也晚耽釋氏書風雨不渝清晨未嘗茹葷蓋五十年云諸孤
以五年正月壬午附于西山賓于朝散公之墓從治命也男五人介仲儔
佃倬仲迪功郎新黃州黃陂縣主簿倬以鄉貢進士入太學前卒女四人
俱嫁士人今惟季在孫男六人衛術衛術衛術國子進士衛迪功郎新
鎮江府丹陽主簿女七人曾孫男六人熹餘未名女一人銘曰朝散造家
相維淑嬪奉常蹇躬匪師它人奉常何師萱堂老椿帝曰此母是生殿臣
予狄汝服予錦汝綸若節春秋壽賜其笄九齡有聞言歸其真有西者山
有歸者墳雨葉
而根根厥子孫

朱甲妻郎氏

元史湖州安吉縣人宋進士朱甲妻也朱嘗仕
浙東以郎氏從至元間朱歿郎氏護喪還至玉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二十九

三十一

山里留居避盜勢家柳氏欲強聘之郎誓不從夜奔裝奉柩遁柳邀之中
道復死拒得免家居養姑甚謹姑嘗病郎禱天剋股肉進啖而愈後姑喪
以哀聞大德十
一年旌美之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九

永樂大典

卷七三三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寫書官評事臣李中

國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錫

